

醉卧春风深巷里

醉卧春风深巷里，一茶一饭，皆是江南；一鲜一味，尽是乡愁。

■查杰慧

你若要去嘉兴，最好便是此时。

江南的春意，这几日已是酣畅淋漓，整座城市都浸润在和煦春风里，藏不住，也收不尽。南湖岸边杨柳婀娜，千丝万缕拂过水面，恰是徐志摩笔下“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阳中的新娘”；海盐塘两岸，绿意浓得像化不开的潮，追赶着列车远去，把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诗意，捎向远山，寄往江海。雨后竹林散发着泥土的清芬，荒野沟渠透出新抽野菜嫩色，街巷小店中售卖着当令最爱的“青团”“尺糕”。

嘉兴籍著名作家朱樵曾说，嘉兴的春天，是从碗里开始的。

我深以为然。二十四节气是稻桑农耕的时序，马兰头、春笋、螺蛳、新蚕豆便是江南递来的春日请柬。清明刚过，笋尚带泥，马兰头嫩得掐得出水，河蚌螺蛳正肥美，田埂间蚕豆已悄然挂荚，人间鲜味，尽数应时间的要求而来。此时最宜寻一处乌镇或西塘的临水旧宅，推开木窗，看流水蜿蜒，泡一壶新茶，摆几碟时鲜，才算不负春光，不负江南。

趁着兴致，偶在朋友圈题小诗一首：“春光正好草色新，禾城至味哪里寻？良

辰莫负同把盏，人间烟火醉江南。”字句粗浅，只为寄兴，却引得一众人应声相和。

有人赞春光，有人携酒赴约，有人愿献厨艺，有人乐意为宴助兴。雅集之意，不在铺张，而在心意相通，风物相宜。一念兴起，便想借“二十四节气时令宴”之意，设一席春宴，承禾城饮食之雅，聚知己同尝时鲜。

忆昔曾与名厨合作，共制金庸侠客宴，洪七公叫花鸡、金丝御鸭，皆成佳话；今春风正好，何妨再聚文闲居，以时令入饌，以烟火暖心。我们的闲，是江南独有的从容。主人对吃食极是讲究，清晨与傍晚采摘的菜苔，滋味自有分别，这份对时序的敬畏，对本味的执着，近于梁实秋写吃的雅致，更藏着水乡人对生活的珍重。春宴菜单，便在闲话间慢慢铺陈，一字一句，皆是心意。

嘉兴菜向来四时有序，丰俭有度，不尚虚华，只求应时、求真、得体，酸甜苦辣，皆合世情，亦合人心。

那就先设冷碟六味，开篇便见诚意。当家白斩鸡，皮黄肉白，斩切齐整，骨间微带血丝，方显嫩滑地道。蘸沈荡

古法酱油，皮脆肉鲜，满口都是散养土鸡的阳光清气，无燥无寡，只余本真。秘制猪肝更是席间一绝，切得厚薄均匀，油光温润，入口粉糯无腥，秘制酱汁咸甜回甘，尽得禾帮菜温润中和之妙。再配新腌酱黄瓜、皮蛋拌豆腐、香干马兰头，绿莹莹一盘，拌入麻油，清鲜爽口，恰似把春风盛进碗中。一碟自腌莴笋，更添清趣，开胃醒神。冷碟落桌，热菜次第而上，十道时鲜，方是春宴真味。

再来一份窑墩缸肉，以陶缸慢火焖煨，不似铁锅急炖，更显醇厚。成色块如琥珀，方正温润，盛于青瓷，颤巍巍冒着热气。筷尖轻触，肥肉自开，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，是时间煨出的醇厚，是火候养出的鲜香。清蒸湘家荡白水鱼，必得湖鲜上品，肉质细如豆腐。只以姜丝料酒去腥，蒸毕淋一勺热油，滋滋声响，鲜香四溢，清鲜入骨，不负“人间至味是清欢”。有鱼有酒，方不负江南春风。糊辣炒鳝丝，是徐志摩归乡必点的乡味。名中带辣，实以胡椒提香，鳝丝酥软，汤汁浓鲜，辛香隐约，回味悠长。韭菜炒蚬肉，则是春日家常至味，谷雨韭菜鲜嫩，

河蚬清甜，大火快炒，辛香与鲜润相融，满是水乡烟火气。

更有船娘茄子，藏着南湖旧韵。清代嘉兴人顾仲在《养小录》中所记，船娘巧手烹制，一菜一典故，一味一风雅，尽显禾城饮食的文气与巧思。

点心么，选刘同兴绿豆糕、五芳斋鲜肉粽，软糯香甜，各有风味。酒用十年陈西塘老酒，温润绵长；茶取海湾街谷雨野茶，清静幽远。茶酒相伴，浓淡相宜，一席春宴，尽是江南情致。

我们认真商议菜单的时光，亦是享受。对家乡风物的眷恋，对乡土人情的牵挂，都在闲话里，在期盼中，在一饭一蔬间，慢慢沉淀。朋友圈的邀约，倒该趁早删去。再聊下去，赴宴之人络绎不绝，只怕二十四桌也难容下这份江南雅兴。

酒未酣，人已醉。醉不在酒，而在嘉兴满城春风，在一口应季时鲜，在绵延不绝的人间烟火，在鱼米之乡养出的安稳与温柔。

醉卧春风深巷里，一茶一饭，皆是江南；一鲜一味，尽是乡愁。

（作者为嘉兴市作协会员）

潮汐上的相遇

有低潮才有高潮，有沉寂才有迸发，有平淡才有绚烂。

■孙贤龙

样的影响，但百年后的今天，站在这组栩栩如生的雕塑前，我却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亲切与温暖。

感谢海宁的当家人，以这样的方式铭记这段佳话。也许对这九位而言，这不不过是人生中一次偶然的闲暇小聚，但在百年后的我们看来，却仿佛一阙凝固在时光中的诗。人的一生或长或短，知交相约并非易事。能在一起工作、学习，日日相见，是缘分；能跨越千里而来，共赴一江秋潮，更是值得珍视的情谊。

“潮来了！潮来了！”人群中突然响起阵阵欢呼，打破了江边的宁静。我和夫人从雕塑前转身，向东南方向极目远眺。但见水天相接处，一道细细的白线缓缓浮现，如同有人在蔚蓝的画布上轻轻画了一笔。那白线渐行渐近，逐渐变粗、变长，轰鸣声也由远及近，如同万千战鼓同时擂响。正像胡适当年描绘的潮之壮阔：“忽然东边潮水大涌上来了……远望去很像无数铁舰首尾相接着，一齐横冲上来。”不过片刻工夫，潮头已奔至眼前，如同一堵水墙般呼啸而过，气势惊人。

观潮的人们此刻都成了摄影师，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激动人心的瞬间。潮头向西奔腾而去，江面上留下层层波纹，在逆光中看去，竟如沙漠中风吹起的连绵沙丘，壮美而又带着几分神秘。那是农历初九，正值小潮汛，潮水虽不如中秋时节那般排山倒海，但也另有一番灵动秀美。做保洁的阿姨在一旁自言自语道：“到了十五，又是大潮汛了。”望着潮水，我想，这九位先贤若在此，看到的应不只是自然之力。徐志摩大抵会看到冲破一切的自由浪漫，胡适会看到点滴汇流的改造之功，陶行知则会看到这万众瞩目的澎湃，正源于千万滴水珠最朴实的实践……他们的信心，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潮汐？

是啊，有小潮的含蓄，才有大潮的磅礴，这是自然的规律。其实何止江潮？自然界万物莫不如此，人类社会、经济活动乃至人的情绪情感，也都遵循着类似的规律。有低潮才有高潮，有沉寂才有迸发，有平淡才有绚烂。有些日子我们难免情绪低落，有些夜晚我们辗转难眠，但只要懂得等待、学会期待，总能走出低谷，迎来阳光灿烂的美好生活。

回望那组雕塑，九位先贤的身影在夕阳下熠熠生辉。他们泉下有知，或当欣慰，百年后的今天，会有人站在这里，透过岁月的烟云遥想当年的盛况。而今天的我们，站在自己的潮汐里又将激荡起怎样的浪花，给百年后的人们带去温暖与启迪？

潮水已远去，江面重归平静，好似风吹水面的太湖。如同诗人徐志摩曾抱怨过的“不知趣的西窗”，它固执地放给午后三点的阳光，也固执地让今人与古人在同一片光晕里相遇。无论是面对这钱江潮还是太湖水，我的心潮却都依旧澎湃……

（作者为在职公务员）

麦子开花的季节

文人墨客的笔，总偏爱那片金色的麦浪，却极少描摹这不起眼的麦花。

■竹子

早晨，开车回村上班，沿着熟悉的学稼路缓缓左转，驶入225乡道。路口，一团粉红猝不及防掠过，它轻轻落在车后了，忍不住在后视镜中回望。

那是一株桃树，未经修剪，树形自然而然，树冠大而浑圆，像一把火炬。每日从这里经过，但从未留意过它的存在。它突然绽放，褪去一冬的所有含蓄。粉红花瓣层层叠叠，像待字闺中不饰妆容的村姑，一日淡妆浓抹成了美丽的新娘，令人啧啧称艳。

这一株桃花醒了，便唤醒了江南整个春天。

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，风过浪涌，浓烈的菜花香携着春日阳光的暖意；蚕豆花缀在叶片上，紫白相间；豌豆花从藤蔓里伸出来，深紫浅紫，玲珑可爱，风一吹，花影晃动，似有细碎的声音，轻得像耳语。果园里，果树们争相来赴约，桃花粉得似霞，梨花白得像雪，风过处，花瓣簌簌飘落，落在青草上、田垄间、小河水里，这落英缤纷的样子是最温柔的江南春日。路边景观植物也不甘落后次第绽放，梅花的残香还未散尽，红叶李花便一树一树地开了，细碎的白花如云似雾，玉兰花瓣着素白花瓣，亭亭玉立，将江南的春晕染得姹紫嫣红、香气氤氲。

这万紫千红的喧嚣里，少有人留意，一株麦子开花了。

海子在诗中写：“麦浪，天堂的桌子，摆在田野上”，周杰伦在歌里唱“远处蔚蓝天空下，涌动着金色的麦浪”。文人墨客的笔，总偏爱那片金色的麦浪，却极少描摹这不起眼的麦花。

我在去寻访徐梁桥的路上，经过一块麦地，第一次看见麦子开花。一片麦地开花了，用成千上万根本不能形容这细碎花开的浩荡与盛大。我兴奋地拍了照片给父亲看，父亲笑我的大惊小怪，麦子要结实当然要开花，稻子也开花，你都没见过吗？

我语塞。我是真的没有见过。看，不是见，或许看到，却从未见过。

在城里待得久了，习惯了以时钟计时，嘀嗒嘀嗒，精准而冰冷，日子被切割成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一周七天，匆匆忙忙，忘了时节脚步。在乡下，时光自有它的刻度，不是时钟的数字，而是有它自己的模样。桃花开了，春便来了；麦花开了，夏便近了；桦树叶落了，日子便深了。

让自己慢下来，停下来驻足，看时光在草木间悄然流转，站在桦树下，看一片新叶出芽；立在桃树旁，看一朵桃花绽放；蹲在田埂边，看一株麦子扬花。

麦子在清明前后开花，此时气温回暖，麦子褪去青涩，青绿色的穗壳微微张开，细碎的麦花藏在其间，白中带

去花枝，才能让养分精准汇聚于块茎，换来饱满丰硕的收获。

果树的生长，亦是如此道理。不少果树在栽种的第一年，刚冒出花苞就得狠心掐去。彼时枝条尚显孱弱，既经不住风雨的摧残，更扛不住开花结果带来的养分透支。若纵容花朵恣意盛放，只会伤及果树根本，即便后续勉强结果，也多半口感酸涩、风味寡淡，最终被人弃如敝履。唯有先养树、再留花，沉下心来培育枝干根系，才能为日后的硕果累累筑牢根基。

人在成长为能堪当风雨的模样前，大抵也少不了这样的“掐尖”历练。外在的浮华就如那些无用的花枝，任其蔓延绝非好事。越是身处优越环境，越容易滋生各类“虚花”——可能是纸醉金迷的享乐，也可能是推杯换盏的无效应酬。在浮华喧嚣里沉迷日久，很容易忘记自己立足的根本，尚未等到真正“结果”的年纪，便已在安逸中消磨了锐气，耗尽了心力，最终混然于众人，一事无成。

想要真正茁壮成长，必先守住根本。而根本的培育，从来离不开与冷板凳相伴的寂寞时光，离不开耐住性子的默默沉淀。若一味执着于外在的璀璨，把有限的精力与“养分”，都耗费

在虚无的浮华上，最终只会落得“根本未固，养分已竭”的境地。这样的人，终其一生，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。

一段感情要想长久稳固，同样需要狠心“掐花”。这里的“掐”，不是针锋相对的争执计较，而是剔除感情里的冗余与浮华，留住纯粹与真诚。感情中难免有各式“花架子”：有的是温暖人心的仪式感，值得用心留存；有的却是该果断掐去的“假花”，比如盲目攀比的虚荣、过度索取的自私、毫无意义的内耗。唯有剔除这些耗损感情的杂质，让“养分”专注滋养信任、理解与包容的根基，两人的关系才能愈发牢固，稳如磐石、历久弥新。

人与万物，实则共通——皆渺小而有限，精力与养分终有定数。若一心追逐表面的浮华，必然会忽略内在的根本，最终舍本逐末、得不偿失。等到幡然悔悟之时，早已时移世易，错过了扎根成长、沉淀自我的黄金时期，再想弥补，已是难上加难。

人似草木，掐花方得果。成长路上，感情之中，唯有舍得剔除浮华冗余，懂得取舍、甘于沉淀，才能守住根本、积蓄力量，最终收获那些扎实长久、足以温暖一生的美好。

（作者为媒体人）

（作者为在职公务员）

都是俗人

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俗人。

■闻立

重，我仰慕已久。没想到坐下来不到半小时，我就有点尴尬了。他一边聊天，一边不停地掏耳朵，掏完还对着光看看，接着又挠头，头屑飞扬。聊到兴头上，他清清嗓子，扭头对着墙角的花盆，就是一口痰。出门后，老皮说：“名气那么大，作品那么高雅，原来也是俗人一个。”我赶紧打圆场：“年纪大了，难免，难免。”

没多久，我们又一起观看了一档高端访谈节目的录制。主持人很有名，在电视上一直谈吐得体，风度翩翩。那天录的是文化名人专访，整场谈话让人如沐春风。不料中场休息时，助理小跑着递上一杯水，主持人抿了一口，眉头一皱，一句粗话脱口而出：“X，这么凉？”虽然不是有意责骂助手，但听得出，那是他的口头禅。录制结束后，我忍不住感叹：“镜头内外，差别真大啊。”老皮却说：“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没点毛病能成大咖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想起前些日子我们对那位文坛大家的评价，不禁莞尔。

人都有双面性。那位文坛大家，文里文外不一样。那位主持人，镜头内外不一样。老皮和我，对同一类事物的评价前后不一样。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俗人。

（作者为省作协会员）

有一年在北京，我和朋友老皮去拜访了一位文坛大家。老人住在一处老院，安静优雅。去之前我还挺激动，他德高望

